

名家讲堂

格律诗词创作的意象美学



王湛梅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诗文集《暗香疏影》。现为河北省诗词协会新诗工委主任兼诗教中心副主任,石家庄市诗词协会培训中心主任和女工委副主任,根在平山诗社社长,“中华诗词曲公益大讲堂”主持人兼讲师之一。曾获石家庄市2021年度“十佳诗人”,河北省首届“燕赵十佳诗人”。诗作被“中国诗歌网”评为第520期“每日好诗”,获2024年度“中华好诗词网络人气奖”,获2025年石家庄市诗协“精品诗词创作贡献奖”。

王湛梅

格律诗自盛唐气象中淬炼成型,以精妙的声律图谱重塑汉语诗歌基因。平仄、押韵、对仗作为格律诗词的三个基本要素,为其奠定了严谨的形式基础。至宋朝时,词迎来空前繁荣,与格律诗共同构筑起古典诗词的璀璨星河。然而,意境才是穿透这些形式美学的核心密码。在千年文脉的滋养下,格律诗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意象经营法则,通过虚实相映、动静相宜、情景相融、正侧相谐四大法门,构建起中国传统诗词美学的艺术空间。

虚实相生:笔墨之外的留白艺术

古典诗词的虚实之妙,在于“无画处皆成妙境”。李太白笔下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,将一叶扁舟的实体意象融入天际的虚空,在虚实相生间勾勒出无尽的离愁别绪。李商隐《无题》中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把实体的蜡烛虚化为泪水的意象,在虚实转换间编织出迷离而深邃的意境。这种艺术手法恰似水墨画的留白,于具象与抽象的交界处开辟广阔的想象空间,使有限的文字承载无限的意蕴。

作者的《青玉案·两地情》:“数年枕上边关处,沐霜雪、山间树。风去风来沙影暮,寒凝戈壁,烟迷尘路,惟愿长城固。冰轮携梦家园去,杨柳依依岁华误。试问妻儿何与度?千般琐事,几番停伫,堂燕声如诉。”上阙以“霜雪”“戈壁”等实景描绘边塞风物,下阙借“冰轮携梦”虚化相思之情,更以“堂燕声如诉”作为虚实转换的枢纽——燕鸣既是对梦中实景的描摹,又是对离别情思的虚写。此处虚实嬗变,暗合《园冶·兴造论》中“虚中有实,实中有虚”之妙。通过“烟迷尘路”与“岁华误”形成时空交替,既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,又触动其情感共鸣,在诗词意境中构建起立体的虚实空间。

再如拙诗《观照》:“屏前旧照翻,寸寸光阴辍。轻拭那人颜,心弦成纸屑。”“旧照翻”与“轻拭”为动作写实,而“寸寸光阴辍”“心弦成纸屑”则是虚写。通过虚实交替,巧妙唤醒读者的共情体验。诗词与书法在艺术规律上相通,用笔过虚易流于浮滑,过实则显凝滞呆板,唯有虚实结合,方能使作品兼具稳重与灵动之美。

动静相宜:时空流转的诗意捕捉

在诗词美学的体系中,动与静犹如太极的阴阳两极,相互激荡,在平衡中产生独特的韵律之美。杜甫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两句,以垂天之星辰的恒久静谧,与奔涌江月的动态流转相映成趣,在动静对比中展现出天地的浩渺苍茫。

这种动静相生的艺术哲思,在王维的诗作中达到极致。“明月松间照”勾勒出静谧的画面,随即以“清泉石上流”注入灵动之感;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的声音与动态描写,更添生活气息。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则以动态的“落”字反衬春山的幽静,“惊”“时鸣”等动态描写同样精妙。这般笔法如同水墨画中的枯湿浓淡,在动静的平衡中踏出诗意的韵律。

回顾自己的学诗历程,初学时因不擅运用动词、描写动态景物,作品常显呆板。后逐渐领悟,唯有动静结合,方能赋予诗歌鲜活的生命力。如拙作《五月》:“夏声莺自传,枝上绿浓抹。风过一痕轻,春维谁扫脱。”通过莺声、“抹”“风过”“扫脱”等动态描写,打破写景的静止感。再如《风入松·初秋荷塘》:“水轩烟雨似生凉,依旧荷香。纵然减却红颜色,参差处、绿盖煌煌。娇态倚风曲

港,多情照影秋光。笑着纤手弄沧浪,最是繁忙。珍珠拨断还重聚,探身去、欲摘莲房。折下团团玉叶,裁成袅袅霓裳。”上片描绘静景,下片刻画观荷人的动作,即使在上片静景中,也以“减却”“倚”“照影”等词增添动态,使作品在静谧中蕴含生机,在动态中保持诗意平衡。

情景相融: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

宋人范晞文在《对床夜语》中提出“景无情不发,情无景不生”,并以杜甫的诗为例进行分析:“天高云去尽,江迥月来迟。衰谢多扶病,招邀屡有期。”上联写景,下联抒情;“身无却少壮,迹有但羁栖。江水流城郭,春风入鼓鼙。”上联抒情,下联写景;“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迟。”是景中含情;“卷帘唯白水,隐几亦青山。”为情中见景;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情景交融,难以分辨;“白首多年疾,秋天昨夜凉。”“高风下木叶,永夜搅貂裘。”则是一句情一句景。可见,情与景并非简单相加,而是如同氢氧结合为水,浑然一体。我们写景时,自然融入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,以及对景物的褒贬态度,正如王国维所言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;我们在抒情时,又常寄情于物、借物传情,因而“一切情语皆景语”。

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中“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”,将月光流转的景象与词人辗转难眠的情思完美融合;李清照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,把萧瑟秋雨与寂寥心境交织成细密的愁网。拙作《清明》:“年年最怕近清明,陌上残花伴墓莹。唤起心间那丝痛,空叹春色太无情。”以“残花”“墓莹”渲染清明的伤感氛围,借春色“无情”抒发内心痛苦。《南乡子·侍母游陶瓷水镇》:“窑釉流霞彩,笼盏刻岁斑。晴湖漾碧载天然。手挽莹莹徐步、绽欢颜。轮仄台阶陡,身倾耄耋蹒。刹那风滞魄如寒。细拂襟尘重倚、暮云边。”上片写景烘托母亲的愉悦心情,下片“暮云边”既暗示母亲年事已高,也传递出母子相依相伴的深情。这种移情入景的手法,让自然物象成为情感的载体,在情景交融中构建起深邃的抒情空间,赋予抽象情感鲜活的生命力。

正侧相谐:多维视角的诗意构建

柳宗元《江雪》全篇描绘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雪景,却在结尾以“孤舟蓑笠翁”收束,通过环境的侧面烘托,突显人物的孤高形象。这种侧面描写的手法,恰似中国园林的框景艺术,以迂回的方式增强表达效果。

李白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以夸张的侧面描写展现时光流逝的迅疾;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五陵年少争缠头,一曲红绡不知数。钿头银篦击节碎,血色罗裙翻酒污”,通过他人的追捧衬托琵琶女的美貌与才情。拙诗《贺九华诗社一周年》:“九华灵峻上高峰,相约白云诗味浓。春去春来花更好,含英采玉自从容。”借九华山的高峻凸显诗社的格调,以“白云”象征诗社的纯净,用“花更好”展望诗社的美好未来。以侧映正、以虚写实的手法,使诗词在创作中形成多声部的共鸣,极大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维度。

在虚实相生、动静相宜、情景相融、正侧相谐这四大艺术法则的交织下,中国古典诗词构建起独特的意象美学体系。历代诗人在虚实的变幻中挥毫泼墨,于动静的交替间勾勒意境,将情景交融的韵味与正侧相谐的视角熔铸为永恒的诗意。作为学诗者,深入领悟并灵活运用这些法则,方能叩开古典诗词艺术殿堂的大门。

作品赏析

文字的温度

莫雨

甲骨文告诉我
塑造了我们生命的身字
源于一个腹部隆起的行走的人

儒字在原始宗教里
源自一个主持遵循祭祀的人

一撇一捺,散发着温度
一字一句,传递着深情
五千年的月光里
多少前尘往事,爱恨情仇
被文字串成闪亮的珍珠

今夜,我的心难以平静
我要为你写诗,让相思泪凝成的文字
变成一只只美丽的鸟儿
飞向赤诚的爱的天空

这首诗以汉字溯源为起点,巧妙揭示“身”“儒”等字承载的生命与礼仪密码,将文字从冰冷符号升华为温热的血脉。当“相思泪凝成文字”,又化作飞向“赤诚爱的天空”的鸟儿时,完成了对文字本质最动人的诠释——它是时光河流里串起悲欢的珍珠,更是灵魂深处最炽热情感的永恒羽翼。全诗在历史纵深与个人抒情间流转自如,赋予文字以血肉与飞翔的力量。(点评 风儿)

修复

张海蛟

怀想茂密枝叶的法桐
已掩不住,知了
一声高过一声的聒噪
暴风雨留下的印痕,苍白
等待月亮,敷上时间的膏药

芳草,随河水蔓延
此岸彼岸,统一了边际
蜻蜓和水龟约定
不再交换场地
花团锦簇
打破绿圈的僵局

时光胶水黏连过往的碎片
裂隙,穿越千年的隧道
可以双向通行吗?
一阵风言风语
听不懂的遗憾,也许是
最完美的答案

每个人终将在修复中耗尽一生!这也许是一道难解的人生命题,但没有人能够扭转乾坤。让“一声高过一声的聒噪”和“风言风语”,在“时间的膏药”下愈合“伤口”,且将荣枯的岁序,安顿在体肤之内。当“此岸彼岸”“统一了边际”,打破“僵局”的“时光胶水”黏连的“过往的碎片”,将穿越“千年的隧道”,告知等待的你我,“可以双向通行”。修复即是修行,不需要“完美的答案”,也没有“遗憾”!

(点评 闫晓光)



扫描二维码加“燕赵晚报”
公众号发送“培训”咨询。

文学培训邮箱
715093303@qq.com